

民国奇闻  
民国·虞公

---

◎百岁老翁自寿诗

湘人李子荣宾凤阳；陈嘉言宾玉瓚；王香余宾燕敖等，为百岁老人宾纬斋先生发出征诗启云：

“衡岳老人宾纬斋，先生今年百岁矍铄如常，慈善性成，且耽吟咏。兹特录其自寿百岁七律四章，如承赐和，请交省垣土硝总公司，或直交衡山南城震益恒转寄，以便汇刊成帙，藉博鸿词。以彰人瑞。原作附录于左：

‘（一）平生仰仗老苍天，予我期颐寿算绵。欲续先芬惭薄德（先太高祖景仁公性好施与衡郡谢太尊亲至其门题“久德昌世”四字），还期后嗣荷薪传（膝下曾玄一百七十余丁，常以不坠家声相策励）。螺杯醉酒孙扶杖，蜗舍吟诗客满筵。可笑虬松存古貌，盘旋高处鹤长眠。（二）漫夸五代历同堂，上赖先公世泽长（先祖寿九十一岁；先父寿九十三岁，均眼观五代）。渥宠已蒙频赐锡（宣统元年，曾奉旨旌表三代、五世同堂并赐“松蟠椒衍”四字），新朝奚冀复褒扬。冰霜不敢催人老，风月何妨任客狂。莫说延生真有诀，侧身天地过

---

时光。（三）幸无嗜好扰精神，脱却繁华最率真。老眼双清除俗障（七旬以后，看书写字至今不假镜光），畸踪远引隔嚣尘（足不履城市近五十年）。摧残世局今非古，乱后人才屈亦伸。愈健愈愚已不管，时时注意笔头春。（四）诗草纷纷散佚多（拙稿名“醉余诗草”散佚不少），著书岁月任婆娑。白云深处家常在（家居于宇白云），翠竹环居节操磨。蠹简繙残凭玉几，鸦军揖别倒金戈（去年身士入室，余看书倦睡既而惊醒，见余垂老甚为接洽，揖别而去）。倘能补入香山会，推我年高是老哥。’”

### ◎百岁老翁寿考终命

南乡白石港地方，有沈鸿仪者，年已一百零六岁。精神康健，如五六十岁人。亲见五代，合计子孙曾元有三百余人。并未分产作七处安居。均是务农为业。惟白石港系沈鸿仪发祥之地，其屋甚宽广，子孙团聚而居。共蓄耕牛七十余头，虽非巨富，家亦小康。而沈年虽逾百岁，且常与曾孙元孙辈，出外牧牛。终年无病。昨当生日之期，忽传谕家人曰：“今年生日，所有子孙

曾元，均要齐集。余恐于是日要终天，藉此一别耳。”至是日。所有子孙曾元人等，均齐集一屋拜祝。沈吩咐不许退散，命均立堂中，候我有话说。于是在房中，将身洗净，将所有寿衣寿帽寿靴穿戴，行至堂中，坐于椅上。嘱云：“予落气时，不要号哭，余今日接任石头龙土地事，此后家中人等总宜照余在日，和睦过日，上天自有好报。去年余家之不遭兵灾，亦余一生和气致祥之报。”说以此，忽然往后一仰，登时气绝。家人均谨遵遗命，不敢啼哭。惟各筹备丧事，入棺后，方各尽情举哀，若此老者所谓“福寿全归”也。

### ◎新杀子报

宁波妇人龚周氏，年二十四岁。其夫龚达，患病不起。周氏因无依靠，遂将所生三岁男孩贵忠，交由伊姑抚养。自以出外帮佣为由与开设倪贵记木作之倪贵发姘识。与倪之妻倪周氏，同居同住。一日，龚周氏忽将其子贵忠领至倪处，自行抚养。嗣龚周氏又有外遇，为倪所闻，向之诘责。该氏疑贵忠漏言，将其终日敲打，而该孩忽患红痧症，倪亦并不延医诊治。及其妻百

般虐待，又经该氏将孩手指咬去二节，因之气绝而死。倪正拟备棺收殓，当为邻人不服密报孩之叔父龚阿雪，及龚才宝等。到来，阻止棺殓，告知地保，报告警署。警署以事关人命，至为重要，立飭长警将倪举发龚周氏、倪周氏一并拘解到署，并派员莅场相验。委系该孩手指生前被人咬去，且遍体鳞伤，几无完肤。遂将龚周氏等处以伤害人命之罪。说者谓仿佛一出新杀子报云。

### ◎奇怪兄弟

住居上海高高庙附近望道桥之张任，年逾花甲，向在制造局充当工匠。忽一日，来一南京口音者，携带一妻一子，年约四十余岁。托其戚孙姓者，介绍引见。自言姓杨名天福，系与张任为同胞兄弟，父亲在日，私生在外，以致流落南京，为杨姓义子。今特地来沪访亲认族，意欲与赵瓜分租屋等语。张本愚懦无知，一时手足无措。而杨等竟登堂入屋，从容安居。张以父亲在日，素性诚笃并无在外私生子女情事，邻里戚友咸知忽有此事，惊骇异常。拟即投报警局，被孙姓者尼止

---

，闻至今仍同居一室。诚怪闻也。

◎挖睛

浦东川沙县境，唐慕桥地方，乡民沈蔡生被其母与妻唆使流氓挖去双目。一时传为骇闻。有人代抱不平，报告该县赖知事查明此案真相。缘有医生某甲，先与沈母姘识。沈母故纵其子出外游荡。后甲与沈之妻、沈之妹均有染。忽被沈蔡生所知，时常归家侦伺，欲得甲而甘心。甲以不利于己，乃密谋于沈之母与妻，下此毒手。将沈双睛挖去后，甲即逃逸，逍遥法外。赖知事询得真情，当即严行按法惩办，一面通缉某甲到案，惟甲鸿飞冥冥，无从弋获也。

◎土知事

宁垣某知事，久未补缺，颇为困风。近将房屋卖去，得洋千元。乃操贩土生涯。有姨太绰号“黑牡丹”者，十年前秦淮名妓也，装束极为阔绰知事则改为长随模样，带皮箱一口。该箱下有夹层，装螺丝四枚，可自由旋转，烟土即藏其中。闻往来津浦已经数次，颇获厚利云。

---

---

### ◎好教员

近日，教育举人物、贩夫、走卒皆执鞭登讲坛，负教育青年之重责。闻沪读城校今秋聘一“冬烘先生”为国文教员。笑柄百出，不能枚举。其所作学校铭一篇，（仿《陋室铭》）录之可见其不通之至矣！铭曰：“孔子之徒，有德则芳；黄帝之裔，有才则强。斯是学校，为吾儒光。温雅娱翰墨；矫健娴刀枪。文事以发达；武事而精良。可以作模范，固门墙，无风潮之鼓荡；无习气之殆荒。彪炳陈列宝，铿锵读书堂。弟子曰：‘何劣之有？’”卒阅一过，喷饭满案。

### ◎长春姨太

长春前某局局长董某，纳天津某妓为妾，荡检逾闲。前年春，与商埠“燕春戏园”打鼓板名小庐者有不正当行为。暴露遐迩。而著名善应酬之某局长人呼顾缺德者之妾郭三（现已下堂）亦与薛稽查有染，彼此标榜，肆无忌惮。是时有著艳名称“三姨太太”者系某长之终三妾（原名金媛媛）。尝与各妾观戏“燕春茶园”，爱小庐之美丰姿，托董妾以枕席相荐，彼此联为一气，丑

---

声四扬。事为三姨太太之家长查知，乃禁之室中，不准外出。董某亦以势力压令小庐不准在长春谋业。前岁之夏，“燕春茶园”缺鼓板师托人向董关说，始准其复回。不知何时，董妾邀同人呼为赵殃子者之妾女优金玉凤，某陈军官长之妾女优张桂红三人，复与打鼓小庐争相妍好。每假头道沟某旅馆为幽会之所。该旅馆内设西式澡塘一间，供外来客人入浴之用。因该处门户严紧，又系单独房间，一入其中则与外边隔断消息，浴价过昂，问津者绝少。不知何时，董妾等竟找没此处，贿通华人细崽，时与小庐在此幽会，远近无不知之。不图十月间，有省城某署科长因大卖森林被吉人排走之。范某与某署之张某来长公干，投宿大和旅馆二号房间，范即探知某某姨太太常来是处幽会。范本系无赖之徒，得此消息，乃告馆中华细崽：“若某某姨太太来时，可来告我。”翌日，合当出事。董妾与金玉凤共坐马车来馆沐浴，势甚皇皇，是时小庐早已先到。及董妾与赵董入浴室后，华细崽即报告于范，同至该浴室探视真相。是时张某亦到彼此争由钥孔窥视，探见

真情，乃呼令细崽打门，及房门开处，金玉凤从旁脱身下楼而去，张亦随之行。彼时楼下洋经理闻声赶至楼上，见董妾与小庐跪向范某求饶，洋经理问因何故，报告其原委，洋经理闻言大怒，赠小卢一嘴吧，复问董妾家长系为何人，董妾不敢实告。并问你们团体共有几人，董妾则将三姨太太张桂红、金玉凤诸人全盘托出。董妾旋为范引至一小饭店，负其出贲二千元了事云。呜呼！上流家庭恶德之暴露，一至于此。

### ◎社神娶妇

浦东某村某氏女，年可十七八，略具姿色。一日，入土地祠拈香，归而寒热大作，口中呐呐作呓语。谓，拈香下拜时，社神目挑之：“今且遣役纳采，七日后逆予作社神夫人。”父母以其语涉神道，召巫问休咎，巫言称之，乃祷于社神，病转剧。第七日女病忽霍然起，告父母曰：“彩舆临门，乐叠奏矣。速备馨汤，好往婿家也。”父母惑，女曰：“事不可挽也！”沐浴整冠黻而逝，父母殓而葬之。为塑像，择日遣嫁，社祠亦悬灯结彩，迎娶成婚，一如世俗状。好事者来观，络绎不

绝，途为之塞。夫聪明正直之谓神，神而擅死无辜，以遂己欲，得谓神乎？且乡愚无知，素迷信神道，曰：“神且然，于民乎何尤？”于是淫风日以炽，为害宁可胜言。使阴司果有其事，阎罗定当处以法，作惩一儆百之计。世之有心人，其亦以余言为然乎？

### ○吃醋教员

嘉兴城内某小学校有教员三人，组织一俱乐部，承包土娼花凤宝，每月担任二十元，不准应酬外客。一日，忽有巨绅朱某素与凤宝相识，即携二三友朋往作竹林逮。该教员等闻悉后，怒气冲冲，大起醋海风波，赶至凤宝房中，将一切物件打毁一空，兼殃及朱绅头额。当时未见冲突，事后座中各绅云：“为人师者不应如此野蛮。”约同赴该校面谒校长，校长拒而不见。嗣花凤宝亦闹至学校，幸而该校徐管理员、国文教员孙某等出而双方调停，对于土绅一方面，即在鸿运楼办酒二席，善为和解；对于土娼一方面，则化番佛若干尊以厂其事。云：“呜呼，教育界！”

### ◎买办总长

北方和议代表买办总长王叔鲁氏，因和议停顿，在沪乘机大赌，藉以消遣。与赌者人类极杂，就其稍堪记忆者，有北京同来代表著名赌友数人及上海鸦片监督冯孔怀暨协济鸦片老班吴引之，与叠经逮案惩办之翻戏领袖汪老二，此外，如蝇附膻之人纪不胜纪。上海交通银行陶某亦每日在座，惟并不与赌，仅为之供奔走、司出纳而已。其始本在各妓院轮赌，旋恐众目昭彰，招摇太甚，即改至成都路方宅，复嫌屋宇狭窄，又迁在孟德阑路吴宅赌博。每日午后，则雇柳敬亭一流人说书，藉此羁縻赌客，兼掩旁观耳目。傍晚更微，妓陪宴，迨说书人去，晚宴告终。即喝雉呼卢，大张脐鼓，牌九、摇摊任客自择，每夜非达旦不休。闻有一友，上半夜输五万下半夜反赢十万，一出入间有十五万之巨，可谓骇人听闻。赌友中上自买办总长，下至翻戏党徒均身带交通银行支票盈千累万，当场签字支付。然则京北中交钞票信用远不如若辈之票也。

又闻王与□□洋行勾结运米赴日，每石约得利六七元。转运之法，由北庭给与运米至天津护照，到津后

---

再转口运至大连直达日本。该时，运津之军米多系贩卖至日本云。

◎神骗

锡山县属乡社冈西面王巷地方，有王阿炳者，年已十八，而家境颇窘。因食米缺乏，乃以竹布长衫等物持向城中“保康”当质洋一元四角。迨走出当门时，突有不识姓名之男子两人一前一后，在前者手持燃著之线香两股，向王面上一薰，在后者即以手向王肩上一拍，而王顿时神识昏迷，口不能言。彼两人者声言“随我来”，王乃跟之而行，遂至车站，适上海向上之上午十点余钟特别快车已到，彼乃购就车票抵月台，此时王之神识已清心，知遇骗，仍不能言。见有杨某亦在车站，意欲令彼施救，即以手拉杨某之衣，杨某当时不明内中原委，亦以不理置之。而为骗之两人见此情形，恐有失误，遂挈王至前列之车辆上车。迨至午饭候至一车站，二人挈王下车，幸王略识之无知系镇江车站。二人同王出站后，至一处，略似局所并非人家。见后二人与局中人接洽，若交易之论价者然。阅时，谈判毕，该局

---

中人即以银洋三十六元交彼，而为骗之二人谓王曰：“现已将汝价卖于此，宜安心服役，毋贪懒惰。”叮嘱而去，既又回来，以丸药一粒若橄榄核然，使王吞服。王此时虽口不能言，而心地殊明白。迨服丸药后，哑疾若失，已能照常言语，惟不言被骗之事。为后日免脱之计，价买王某之局系除马路之清洁，即令王为清道夫，幸局内人数不多，且待王颇放任，故王在局住宿二宵，即缘熟路向无锡而逃。抵丹阳已觉筋疲力尽，又无银钱使用，幸遇一和尚亦系无锡人，王与说明遇骗情形，遂留寺中住宿。明晨，仍随原路而行，乃于昨日归家，其母某氏自阿炳到城不回已托人四处寻觅而不见踪迹，悲痛异常，既返家，自焉阖家欣喜。但该邑究非通商大埠，而有如此之骗局发现，乡民之赴城者咸有戒心，愿有地方之责者一注意焉。

### ◎李赤鼻

李赤鼻，虞阳之野民也。世业农，未尝知书识字。少时，闻人言“官吏多贪墨”，故独恨官吏，路遇旂旄导前传呼而过者，必戟指毒詈之曰：“贪官！贪官！”

及长嗜杯中物，醉后骂官吏尤甚。尝为胥役所闻，拘而杖诸庭，骂官吏如故焉。或问若何独与官吏为仇，则曰：“我亦不自知，第闻诸人云‘官吏多贪墨’故痛恶之。”嗜酒过甚，遂赤其鼻。人以是咸器称之“李赤鼻”。值辛亥耳闻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语其父曰：“吾家胡不起义？”父曰：“痴儿子，吾乡人也，锄雨犁云，分也。揭竿而起，身首异处矣。”赤鼻大蠢。其父曰：“懦夫！懦夫！”疾走如学究所，问“革命”二字书法，学究写二字与之。归即裂白布一幅，照前点画大书二字于中明日揭竿标诸宅前，已则挺立其下。有过其门者，即牵而语之曰：“吾家起义矣。”人非笑之，赤鼻不察也。虞公曰：“惜乎！赤鼻仅识二字也。使人读书，将横行天下，其不为伟人者几希。”

### ◎陆参谋长

民国八年，参谋部次长陆锦被控一案报纸纪载多略焉不详。新闻家若曰：“此区区者殊不成问题也。”其实被控者为堂堂一部次长，告发人为一部全体部员，所抚吞款之额至二十余万，皆有确凿证据。若在承平时代

，而发生此种事实，真乃举国震骇之巨案，今一般社会及新闻家乃都不注意。一则国家多故，值人注意之问题太多；一则官方扫地已久，区区二十余万实犹不足以骇社会之听闻。然则此种不值注意之心理，非亦国家不祥之征耶。今姑举其控案之内容，约略纪之。（一）侵吞俄边调查费。由七年二月起，俄边调查费每月领二万余元，每月仅用五六千元。调查处只有六处，前派员到议院说明，谓有十一处。（有凭为证且有对质人）且所发之调查费都系票洋。（二）虚款蒙古测量费。蒙古地图测量报领十万有奇，其实测量局未派一人到蒙古一带测图，（有人对质）仅由制图局将蒙古旧地图略加改正印刷。（三）纵容私人吞款。上自重要职员下至夫役人等不计其数，且制图局会计某即陆锦之亲戚，前此携款八千余元潜逃，现在陆家居住，而陆并不追问。祇撒其差，而坐分其款，且去岁（七年）所印湖南钞票到湖使用湘省金融之扰乱，彼亦与有力焉。（四）刻扣部员薪俸。中央行政俸给去岁由一月搭现二成而部中则由二月起；今年由二月起搭现四成而部中则由三月起。

（五）假借公债扣薪。各机关虽有扣公债之说，均未实行，本部则自四月分即扣公债，将余款存银行生息饱入私囊。（六）刻扣死员恤金。部员有死亡，呈请给予三个月恤金者，均批由总长给予，强令盖领三个月图章以备报销。如某某等均有凭据可考，例如三等科员三个月薪金应领三百十五元只批给二百元，且发给之款均系票洋。（七）侵吞秘密调查费。强令部员盖章，以为报销之用（有某某等质对）。（八）舞弊营私。财政部每月贴换本部现洋六千元；陆军部每月贴换本部现洋五千元，仍以票洋报销，余均入其私囊。（九）假报大学校学员旅行费。本年上届，大学校学员旅行仅用五千多元，而报销九千有奇（有公函可凭有某某等可质对）。（十）家用由庶务处开支。陆锦家用一切，均由本部庶务处开支。如修理汽车、马掌以及个人靴掌等费，并木器零用等等，有某某收据可考。（十一）部员出缺不停俸”如某某等及大学校洋人某某薪俸均多报四五月（有公文簿据可考）。据闻此案发生后，国务尚拟为之弥缝。张总长召集列名部员询以签名是否本人意思，部员

竟全体承认则原告方面势成骑虎，新众院中亦有人拟提出质问，则国务院虽欲弥缝，已不可得。然则陆将奈何？或曰：“‘窃钩者诛’，陆恐不免。”或曰：“钱可通神，陆既有钱复可患何？”

### ◎白云观道士

北京第一舞台于民国八年三月中旬，为白云观道士传戒筹款演义务夜戏，一时名优网罗殆尽。徐颂阁所“称盖世无双”之老十三旦，亦登场演繁剧焉。白云观道士在前清时代声势暄赫，炙手可热。如高仁峒之流，与朝贵通声气，督抚入京，且敬礼之，莫敢与抗。民国以来，权势压落，然微闻今方丈陈某犹与江朝宗吴炳湘辈称盟弟兄。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及第一舞台大股东孙某之子且拜为义父。而伶界中人往来频繁，尤以杨小楼为最密切。此次义务戏即孙某与阳小楼等所提倡。观此亦足想见当年之白云观之流风余韵也。

### ◎南北不和

北京正阳门与顺治门之间，市政公所久欲拆通城墙，使城内之北新华街与城外之南新华街联贯一气，于